

▶ 本书已改编成2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

ZHIMINGGUANXI

# 致命 关系

孙德平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 本书已改编成2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

孙德平 著

# 致命 关系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命关系 / 孙德平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1.8

ISBN 7-5411-2035-9

I. 致...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8592 号

策划组稿: 金 平 杨 枫

责任编辑: 杨 枫

封面设计: 周靖明

版面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龙小龙

责任校对: 刘文玉等

---

**书 名 致命关系**

定价 20.00 元

---

**作 者 孙德平**

ISBN7-5411-2035-9/I·1748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84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电话: (028) 6666700 [发行部] (028) 6662959 [编辑部]

电子信箱: scwys@mail.sc.cninfo.net

邮政编码 610012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6636481 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电话: (028) 7851176

# 致读者

ZHI DU ZHE · ZHI DU ZHE · ZHI DU ZHE · ZHI DU ZHE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无法得到的东西，是你永远都不会明白的。当我们奉献自己的爱时，就是期望得到一种你还没有完全了解的东西。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作者

# 第 1 章

五月，是南方沿海城市海阳市最美丽的季节。

夕阳西下。从一套舒适豪华的公寓里，传出优美动听的肖邦钢琴曲，弹琴的是十二岁的小姑娘韦点点。

小姑娘的舅舅吴晓冬，此刻正坐在她身边的一张椅子上。二十五岁的吴晓冬是海阳市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他瘦削斯文，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既腼腆又文弱，让人难以将他同一名操手术刀的外科医生联系在一起。此刻，他的眼神正游移着梦幻似的沉醉，仿佛置身于一种飘渺的意象里，全然忘却了周遭的现实世界。

“舅舅，你在听我弹琴吗？”韦点点感觉到舅舅的异样，她仰起脸连问了几遍，吴晓冬才回过神来看着韦点点：“哦，很好。”

韦点点不满地白了他一眼：“什么呀，你根本没在听我弹！”

吴晓冬算得上是韦点点的家庭钢琴老师，他四岁练钢琴，十一岁那年，便获得了全国少年钢琴比赛冠军，但由于姐姐吴亚宁的缘故，一心想报考艺术学院的他，最终报考了医学院。虽然他没有成为专业的钢琴师，但他的钢琴弹奏水平与专业钢琴师相比，却毫不逊色。韦点点在他的教授下，去年在全国少年钢琴比赛中也捧了个冠军奖杯回来。



吴晓冬有些不好意思地一笑：“好吧，现在舅舅听你弹。”

这时，家里的保姆王姨端着一个托盘走进琴房，她一边把托盘里的一杯咖啡和一杯牛奶分别递给吴晓冬和韦点点，一边夸点点的钢琴弹得好听极了。

“谢谢王姨。”韦点点喝完了牛奶，又继续弹奏了几首难度很大的肖邦钢琴练习曲。当她弹完了最后一个音符时，吴晓冬拍手道：“太棒了！你把肖邦的这几首曲子演绎得耳目一新，真是让我太吃惊了！”

“谢谢舅舅鼓励。”韦点点一脸的得意。

“不过，你在弹半音时力度不够，显得飘了点。”吴晓冬说着给韦点点做了一次示范，“来，你试一次。”

韦点点照吴晓冬的示范弹了一次。

“很好，再来几遍。”

韦点点认真地反复弹了几遍。

“感觉好多了。”吴晓冬满意地点了点头。再过四个月，韦点点要参加在维也纳举办的国际少年钢琴比赛，吴晓冬对韦点点充满了信心。

这时，韦点点的妈妈吴亚宁下班回来了。不到四十岁的她，是海阳市政府外事处的处长，与弟弟吴晓冬恰恰相反，作为女人的她显得硬气有余而温柔不足。她一进门便把一个塑料袋交给王姨，塑料袋里装着两只她刚从市场上买来的甲鱼，她让王姨给冬冬熬成汤：“冬冬这两天值夜班，需要补充营养。”十五年前，吴亚宁和吴晓冬的父母在一次车祸事故中双双遇难，才十岁的吴晓冬从此由姐姐带大。吴亚宁成家以后，一直把吴晓冬带在身边，她培养弟弟大学毕业后，又让弟弟住在自己家里。在吴晓冬眼里，姐姐对他的关爱，更像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关爱。

“我这就去做。”王姨拿着甲鱼进了厨房。

韦点点和吴晓冬坐在琴房里，他们并不知道吴亚宁此时已经回来了。韦点点拉着吴晓冬的手：“舅舅，好久没听你弹琴了，你弹一首怎么样？”

“好，给你弹一首放松一下。告诉舅舅，你想听什么？”

“随便什么都行。”

吴晓冬偏着头想了想，他的脸上又浮现出刚才那种沉醉的痴迷，随即弹奏了一首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客厅里，吴亚宁刚脱下外套，就听到从琴房里传来的忧郁缠绵的乐声，她若有所思地皱了皱眉头，然后朝琴房走去。

吴晓冬用指尖在琴键上奏了一长串流利的音符结束了这首悠扬动听的曲子。

韦点点拍着手掌连叫：“好听！好听！”她用手推了一下眯着眼睛仍沉浸在迷醉状态中的吴晓冬，“嗨，舅舅，你一定有什么心事，对吗？”在韦点点眼中，这个年长她十几岁的舅舅有时更像她的哥哥或者朋友，他们之间无话不谈。

“什么呀！”吴晓冬一脸的羞怯，下意识地托了一下眼镜框。

“嘿，舅舅脸红了，舅舅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瞎掰。”

吴亚宁推开琴房的门，听到他们的谈话，故意咳嗽了一声。吴晓冬和韦点点看到她进来，同时吐了一下舌头做了个鬼脸，在他们眼中，吴亚宁是这个家里的绝对权威，连身为海阳市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韦中正——韦点点的父亲也要让她三分。她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姐姐，她关爱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或许是因为她与生俱来的强硬风范和严厉态度，女儿和弟弟对她的情感中更多的是佩服和敬畏。

吴亚宁问韦点点：“感觉怎么样？九月份参加维也纳国



际少年钢琴比赛有拿冠军的把握吗？”

韦点点有些胆怯地低声问道：“非得拿冠军吗？”

吴亚宁以一副不容置疑的口气道：“这是我们家的做事原则：不鸣则已，一鸣就得惊人！”她看了一眼女儿身边的吴晓冬，“冬冬，这个月你做了几例手术？”

吴晓冬有些慌乱地避开吴亚宁的眼睛：“三例。”

“还只是阑尾手术吗？”

“有一例是胃切除。”

“有进步。”吴亚宁的脸上露出难得的一丝笑容，“我们的父亲是全国开胸手术有名的一把刀，希望你能超过他。”

吴晓冬看了韦点点一眼，两人会意地交换了一个眼神。

吴亚宁感觉到了，她皱了一下眉头意味深长地说：“你工作才两年，希望你把心思用在手术上。”说完，她走出了琴房。

听着姐姐的脚步声远了，吴晓冬凑在韦点点的耳朵边小声说：“不瞒你说，昨天做胃切除手术，我只做了一半就被替换下来了。”他显得有些悲哀。当外科医生完全是姐姐的决定，当时他想报考的是音乐学院，但吴亚宁希望弟弟能成为一名和父亲一样出色的外科医生，所以强制性地让他填报了医学院。虽然吴晓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并在姐姐的一手安排下进市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医生，但他却一直惧怕手术刀和血，他的兴趣和理想始终在钢琴上。

韦点点虽然年纪还小，但她也意识到，妈妈强迫舅舅当医生，对舅舅来说太残酷了，于是她同情地对舅舅说：“要是你选择了音乐学院继续弹钢琴，没准儿现在你已经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了呢。”

吴晓冬摇摇头叹了口气：“不说了，来，继续弹吧。离比赛只有几个月了，你得加把劲儿。”





中正开发公司位于市中心一幢十八层的大楼上，主要业务是经营房地产生意，它的业绩名列海阳市十大民营企业排行榜第三位。此刻，总经理韦中正正在他气派豪华的办公室里忙着处理工作。西装革履、英俊洒脱的韦中正，三年前下海办起了这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司。在此之前，他有二十年的军旅生涯，当过侦察兵、特务连长，二十八岁就成了野战部队最年轻的副师长，后来军委裁军，他转业回到了地方，被分配到海阳市公安局，成了刑警支队刑侦处的处长，干了八年的刑警，后来由于一桩意外的事故，他离开公安机关下了海。韦中正是一个极具责任感的人，同时，他不但拥有阳刚伟岸的外表，还是一位有胆有谋的实干家。他把公司经营得相当出色，才三年多时间，他的公司已拥有近千万的资产，成为海阳市名声远播的商界巨头。

在他的案头上，放着一个镜框，里面镶嵌着他和吴亚宁与韦点点及吴晓冬的四人合家照。他爱这个家就像爱自己的事业一样。在这个年代，能把事业与家庭都经营得如此成功是很少见的，在这一点上，韦中正令许多人羡慕。

罗拉敲门进来。她是韦中正的助理，一个精明而略显阴沉的二十四岁的女子，她是乡下小镇一个屠夫的女儿，大学学的是财经专业，两年前应聘来到了中正公司，先在业务部干了一年，韦中正发现她很有商业头脑，便把她提升到助理的位置。她在这个位置上干得相当出色：公司有几项大的开发计划都采用了她的点子进行运作，结果很成功，获得了预期的经济效益。在公司里，韦中正有两个被他称为左右手的人物，一个是罗拉，另一个是他的战友加哥们儿——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大李。从公司创建的第一天起，大李就和他一起干，他信任大李就像信任自己一样。有了大李和罗拉这两个人事与业务方面的高手鼎力相助，



韦中正的公司越做越红火。

“韦总，这是今晚与香港大华公司的谈判文件条款，你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罗拉把文件夹递给韦中正，她的目光从桌子上的那张合影移到韦中正敞开的衬衣领口下方袒露的强健的胸肌上，从她的眼角深处，掠过一丝光亮。

“很好，”韦中正抬起头看到罗拉盯着自己的异样目光后，尽量装出一副不经意的样子，“就这么定了。”

“刚才国贸公司李总来电话，问什么时间签订那份两千万的出口服装的合同，我给你安排在今晚九点——大华公司谈判会后，你看行吗？”

韦中正点点头：“很好，谢谢。”

罗拉的目光又一次落在韦中正那块袒露的胸肌上——那里有一片鬃曲的黑亮的胸毛，充满了男性魅力。罗拉的目光不可抗拒地定格在这片胸肌上，她的眼中流溢出一种迷离和沉醉——那是一种对异性肌体生发出的不可名状的渴望。

韦中正下意识地拉了一下衬衣的领口：“你可以走了，罗小姐，谢谢。”

“不用谢，韦总。”罗拉的声音听上去有一种淡淡的失落。当她走出去轻轻带上门后，韦中正吐了一口气抬起头来。他隐约觉得罗拉用那种异样的眼神注视自己已有一段时间了，作为一个已婚男人，他非常清楚这种眼神的含义。虽然罗拉年轻，长相及身材也都不错，但他却从不越雷池半步。刚开始，许多人对他的这种举止感到不解，时间长了，人们顺理成章把他的这种自我约束理解为对家庭的忠诚。其实，在韦中正的内心深处，尘封着一个从他十六岁就开始的爱情故事，他把自己这一生的爱都给了这个女孩，除了这个女孩，没有任何一个女孩能走进他的心里，包括

他娶之为妻的吴亚宁。他本是一个热情似火的男人，只是那个伤心的爱情故事使他学会了远离和冷漠所有的女孩。关于他私生活方面的好口碑，在海阳市如他的中正开发公司一样盛名在外。想到这儿，韦中正便不再去多想罗拉的眼神了，他告诉自己，也许她只是对自己有好感而已，因为她非常清楚他爱自己的家庭。

罗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她一走进这个公司，便被韦中正身上特有的魅力和气质折服了，她不可抑制地爱上了他，虽然理智告诉她，韦中正是不可能爱上她的。外表并不特别出众的她知道韦中正赏识她，所以两年来，她一直掩饰着自己对韦中正的爱，而在内心深处暗恋着他。她知道自己刚才的举止有些失态，可她无法抑制发自灵肉的爱恋，庆幸的是，韦中正的反应十分大度，这使她对韦中正的爱中又多了一份敬重。想到刚才的一幕，她的心有种说不出的迷乱……当她睁开眼睛时，办公室主任大李来到了她的办公室门口。大李叫李军，因为他拥有一米九〇的身高和强健的大块头，为人又谦和厚道，便有了“大李”这个昵称。四十岁的他至今仍是单身汉，主要原因是他不善于和女孩子打交道。几年来，也曾有热心人为他介绍过几个女孩，但女方都认为他太木讷，憨厚得有些傻气，折腾了几次后，大李自己也失去信心懒得在这方面浪费心思了。

“你好！罗小姐。”大李朝她热情地一笑，罗拉礼节性地回报了他一笑，就低头去做案头工作了。她知道此刻大李正站在门外看着她，但她却热情不起来。在公司里，她最常接触的人，除了韦中正就是大李了。自从她升任为总经理助理这一年来，她能感觉到大李对她有好感，虽然大李从未向她表白过什么。罗拉敬佩大李的为人和工作作风，但她却从来没有把大李和自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她理想



中的他是一个既有钱财又有相貌的白马王子——如同韦中正一样。因此，对大李向她流露出的这种亲近渴望，她一直以冷漠相对。

面对罗拉的冷漠，大李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鼓足勇气走到了罗拉的面前：“你……”

“李主任，有什么事吗？”罗拉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拒绝。

“叫我大李吧，”大李尴尬地笑了笑，“哦，也没什么事，你忙吧。”大李觉得自己失败极了，转身走出了罗拉的办公室，他的心一阵抽痛。罗拉看着他的背影，眼里流露出蔑视。

离开罗拉的办公室后，整整一个上午，大李整个人都被笼罩在沮丧的阴影里。下班时，胡思乱想的他透过玻璃窗目送着罗拉走进电梯，这时，韦中正走到了他的身后：“嗨！”

大李回头看了他一眼，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说伙计，是不是对她有意思了？”韦中正从他追随罗拉背影的目光中猜测着他的心思。

大李点了点头。

“那就拿出勇气——主动发起进攻！”

“我……”

“亏你还当过侦察兵，怎么像个胆小的姑娘似的？！”眼见大李爱上罗拉，韦中正从心里为大李感到高兴。

“你说她会看上我吗？”

“如果她看不上你，那她就是瞎了眼。”韦中正认真地看着大李说，“你要是个笨蛋，我会要你来当我的办公室主任吗？”他朝大李诙谐地一眨眼，“我说哥们儿，需要帮忙就打个招呼，我一定配合你做好这个红娘。”

大李看着韦中正，一脸的犹疑：“我该怎么做——对她怎么个进攻法？”



韦中正稍加思索，说：“姑娘们都喜欢花，我看你可以从送花开始。”

“行啊，我听你的。”

王姨为吴晓冬上夜班提前单独做好了饭菜，吴晓冬坐在餐桌前吃饭，吴亚宁走过来坐在他身边，拿起筷子不断地往他饭碗里夹菜：“多吃点，这样才能长成个大小伙子。你太瘦了。”

“姐，我都二十五岁了，你以为我还是个小孩子呀？”

“是吗？都二十五岁了？”吴亚宁充满爱怜地看着弟弟。

这时，电话铃响了。

吴亚宁拿起电话：“喂……是郑秘书啊，什么事？……加拿大访问团提前到达？……七点？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到。”她放下电话又到餐桌边坐下。

“当外事处长不轻松啊。”吴晓冬看着姐姐说。

“还行。”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起来，王姨接了电话告诉吴亚宁：“韦总说他今晚业务上有应酬，不回来吃晚饭了。”

吴晓冬放下碗：“你和姐夫都是事业上的大忙人。”

“比起你姐夫来，我那点忙算什么？他才是真正干大事业的人。”

“我还以为，姐姐认为从政才是干大事业的人呢！”

吴亚宁一脸的感慨：“你姐夫下海经商是迫不得已，但无论从政从商，他都是最出色的。”

“你也一样，姐。”

这时，韦点点走进了餐厅：“我饿了。你们在说什么呀？”

吴晓冬对韦点点笑了笑，说：“还有你——未来的钢琴家。在这样一个出色的家庭里，就数我最没出息了。”



吴亚宁意味深长地看了吴晓冬一眼：“那就加把劲儿跟上。”

吴晓冬站起来道：“我得上夜班去了。”

王姨把一个打包的饭盒递给吴晓冬：“给你熬的甲鱼汤，夜里当点心喝。”

“不用了，医院有夜宵。”

“带上吧，这可是你姐专门为你买的。”

吴晓冬感激地看着姐姐：“姐，谢谢你。”

“你从小就身体虚，值夜班又耗身体，带上吧。”

韦点点撒娇地捂住了耳朵：“唉，我都嫉妒了。”她把目光移向吴晓冬，“难怪爸爸总说妈妈是你的‘小妈妈’。”

吴晓冬把饭盒递给韦点点：“那就留给你喝。”

韦点点开心地笑了起来：“瞧，妈妈生气了。”

吴亚宁嗔怪地瞪了韦点点一眼：“你们这两个孩子。”

“姐，我都二十五岁了。”

“即使到了六十岁，在姐姐眼里，你也是个孩子。走吧，要不上班要迟到了。”

吴晓冬来到医院外科病房住院部，换上白大褂，和白班医生交接完班，然后就开始到病房查看他的病人。在203号病房里，住着一位名叫梦璐的女病人，她是海阳晚报社的记者，此刻，她正哼着歌儿收拾着床头柜里的物品。她身材高挑，皮肤如象牙白，五官美丽绝伦，一头长发盘在脑后，一身白色丝绸连衣裙更衬托得她美艳可人，气质高雅。她是一周前被疑为急性阑尾炎住进医院的。在她的床头柜上，一个小花瓶里插着一朵娇艳欲滴的红玫瑰。

吴晓冬推开虚掩的门，站在门口招呼她道：“嗨！”

梦璐回过头露出灿烂的一笑：“嗨，你好！吴医生。”

“你好！”吴晓冬的脸颊微微泛红，“明天出院？”



“是的，明天出院。”

吴晓冬下意识地理了一下眼镜，说：“你的气色看上去好极了。”

“谢谢，托你的福，我的病全好了。”梦璐把装着物品的口袋挪到一边，“请坐，吴医生。”她拿起床头柜上的香蕉，递给吴晓冬，“请你吃一根。”

吴晓冬摆着手忙说：“哦，不，这不行。”

梦璐笑了：“我忘了病人不许向医生行贿的规定了。”

吴晓冬一脸窘迫地托了一下并没有下滑的眼镜：“嘿嘿，你休息吧，我——我走了。”

“嗨。”

吴晓冬转过身来看着梦璐：“你叫我？”

梦璐很真诚地朝吴晓冬笑着说：“谢谢你的正确诊断让我免挨了一刀，真的，那天晚上要不是你值班，我的急性胃炎就被误诊为阑尾炎上手术台了。”

“不客气，这是我的荣幸。”

“知道吗？你就像是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好医生。对了，你不反对有一天我来采访你吧？”

“就因为我让你免挨了一刀？”

梦璐顽皮地摇头一笑：“不。”

“那为什么？”

梦璐耸了耸肩：“恕我直言，你不觉得你就像一个大男孩？”她见吴晓冬的脸刷地红了起来，忙改口道：“开玩笑。”

“没什么。晚安，梦小姐。”

“晚安，吴医生。”

自从梦璐住进医院，从第一眼见到她起，吴晓冬的心便一下抽紧了。二十五岁的他，爱情门扉因为美丽的梦璐





而第一次敞开。一个星期以来，他像中了邪似的整个人晕晕乎乎，以至连韦点点都感觉到了他在恋爱。只是，吴晓冬的这份爱情目前还只是一种单相思，因为他没有勇气对梦璐直言他的爱，他怕她拒绝，因为梦璐太美丽了，与她的美丽相比，他则显得太一般，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回到医生值班室，吴晓冬的心里乱极了，想到梦璐就要出院，他可能再也见不到她时，他突然感到全身发冷，大脑一片空白，手里的笔下意识地在空白处方笺上不停地画着，不知过了多久，当他回过神来时，才发现处方笺上全部涂满了“梦璐”两个字……



## 第 2 章

市公安局刑侦处重案队办公室里，刑警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队长米可是重案队里惟一的一名女刑警，二十四岁的她一头短发，精干利索。她把一份通缉令打印件交给刑警小张：“你马上把这份通缉令传往各地刑警部门，还有各车站、机场、港口等交通要道。”

小张接过通缉令：“这就传，头儿。”

“小宋，你和我去一趟看守所，我们再审审那起系列撬盗保险柜案件的家伙，争取能有新的突破。”

“好的。”小宋站起来，正欲跟米可出门，电话铃响了起来，小王接起电话叫住了米可：“头儿，你的电话。”

电话是米可的男朋友安子打来的。安子是一名律师，他和米可已经恋爱六年了。两人大学毕业后，米可分配到公安局当了一名刑警，三年来，虽然两人同在一座城市里，但十次约会总有半数泡汤；城市每时每刻都有大大小小的案件发生，作为刑警，米可总有忙不完的案件。安子在电话中说：“听着，米可，为了提醒你我的存在，我在假日酒店定了一个包间——知道吗？我们有整整半个月没见面了！”他冲着电话继续大声说道，“我想你，米可。现在我就去接你，好吗？”

“我也一样，”米可一脸幸福而又抱歉地耸了耸肩，“但现在不行。”

